

倾听闽北

# 千里归程

□苏丽芬

春色撩人,窗外的新绿已悄悄爬上枝头。犹记寒假前,外出求学的女儿打电话说要回来了,她的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雀跃。这情景让我忽然恍惚——三十年前,我在南平求学时,每次回家的心情不也如此吗?人还未动身,心却已先长了翅膀,朝着家的方向扑簌簌地飞。

那时回家,坐的是绿皮火车。车轮与铁轨碰撞出“咣当,咣当”的节奏,像一首笨拙却真诚的摇篮曲。广播里一遍遍报着站名:漳平、郭坑、华安……窗外的风景如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水长轴,从闽北苍郁的连峰,渐次化作闽南平畴的田园。画的两端,一端是寄存着我三年青春的母校,另一端是永远亮着一盏灯的闽南老家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第一次离家远行,到南平读书。交通远不似今日发达,每次往返都得先搭巴士到漳州火车站,再转绿皮火车慢吞吞地摇晃十几个小时。那张小小的硬纸板车票,是我提前在县城售票窗口紧握着身份证换来的。漳州到南平,大约一千里的路途,就这样丈量着我少年时代最长久的奔波与最殷切的期盼。

每逢寒暑假,火车站总是被归乡学子塞得满满当当。我的行囊也总是鼓鼓囊囊——闽北笋干、同学互赠的明信片、路上用来打发时间的《读者文摘》,还好有同乡结伴,一路上才不寂寞。车厢里弥漫着泡面、汗水和旧皮革混杂的气味,邻座不同学校的年轻人偶尔攀谈,

车窗外交替掠过陌生的村落与河流,站台上小贩拖着长音叫卖茶叶蛋、花生糖……这一切,都成了旅途里斑驳却生动的点缀。

通常我们傍晚上车,抵达漳州时已是次日清晨。天色将明未明,隔着蒙蒙的车窗望见故乡那些熟悉的、起伏的青色山峦,我的心总会一下子胀得满满的。下车后,再与同乡拼一辆巴士摇回县城。此时的县城刚从晨雾中苏醒,街边早点铺的蒸笼正冒出白腾腾的热气。有位同乡的家就在县城,每次我们抵达时,她的父母早已备好热粥、油条和卤豆干,等着为我们“接风”。那时总觉得归途漫长,长到足以读完一本小说,长到可以把家的每一个细节在脑海里反反复复描摹许多遍。而最终推开家门,母亲那句带着笑意与心疼的“到家了”,瞬间便熨平了所有颠簸的疲惫。

如今,南平到漳州早已通了动车。十几个小时的行程缩成了三四个小时平稳地滑行,窗外风景掠过得太快,来不及细看便已更迭。可从前那条慢吞吞的路线,我却依然清晰地记得——过了漳平是溪南,过了华安是长泰……仿佛它们不是站名,而是刻在时光里的印记。

那时的我们,都不到二十岁,满脸青涩,一身懵懂。有一次车上,中途挤上来几个面容粗野的年轻人,

我和同乡被人潮冲散,独自挨在过道口。我心里怕得厉害,偷偷用手按着外衣口袋里的几十块钱。旁边座位上一位陌生的大哥瞧见了,忽然站起身,把位子让给我:“小妹,你坐。”他自己则倚在座位旁,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起天来。他说他在福州读大学,今年大三。具体容颜早已模糊在岁月里,可他那份自然而然的守护,却让那漫长的一夜忽然有了温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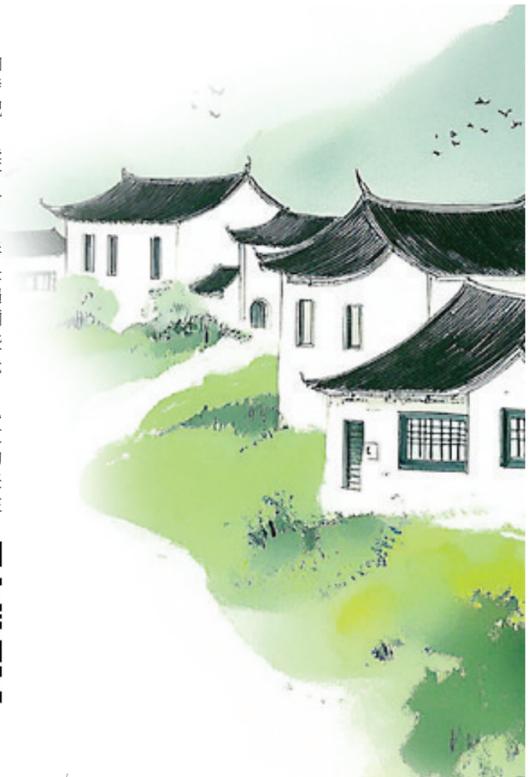
一千里,是地图上两点之间的距离,也是一段青春跋涉的尺度。在校时总觉得日子太慢,盼着日历快快翻到放假的那一页;可真到毕业时,提着行李最后一遍走过月台,心里却翻涌起说不清的怅惘。那些在车厢摇晃中写下的日记,那些与同乡一起哼过的老歌,那些共分一包饼干、共披一件外套的片刻,原来都已被时光酿成了琥珀。

弹指间,走出象牙塔竟已几十年。千里归程,早已成了遥远往事。母校教室外那棵老榕树,火车穿过隧道时蓦然的黑暗与光明,晨光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背影……这一切,却从未褪色。原来,这千里路途从来不只是地理的跨越,它更是一条思念的纽带。不论往后走了多远,无论身在何方,只要想起,那段泛着绿皮火车气息的岁月便会浮现眼前,心里便漾开一片无声的、暖洋洋的涟漪。

春天又来了,女儿即将踏上她的归途。而我的那一千里,已安静地泊在了岁月深处,偶尔在梦里,响起“咣当,咣当”的声音,不疾不徐,开往故乡。



扫一扫,听一听



春花夕拾

# 疯长的仙人柱

□施晓宇

大约两年前,我从邻居家淘回一节半米长的仙人柱,随手栽在阳台花盆里。哪里想到,两年后的今天,我浇水时无意间一瞥,发现这节仙人柱已经分蘖长出三节来,最长一节居然绕过旁边四个花盆,生长到阳台栏杆外超过三米远。

这真是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!实事求是地说,我是一个爱种植花卉的人,因为我是一个爱美的人,但我同时是一个懒惰的人。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我虽然爱美,却非常懒惰。我最擅长的,是制作绿色的案头小品。就是随手将发芽的地瓜、萝卜或者胡萝卜,连同发芽的根基一起切下来,放在一个盘子或者碟子里,浇一些水在根部。不过三五天工夫,地瓜芽、萝卜芽或者胡萝卜芽就更明显地长出来了,而且长势旺盛,一个星期就长成一丛葱葱、青春、喜气洋洋的袖珍“盆景”来。我用手机拍照上传亲戚、同学、友人、作家的微信群,居然博得一片叫好之声。作家林文钦留言夸赞,夸得我我心里乐滋滋的:

“这叫清供,古朴、简洁、典雅,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。”

因此,为了节约时间,我的阳台花盆里,主要栽种的都是生命力顽强,易活好养的花卉。譬如一盆玉树,一盆兰花,一盆芦荟,一盆满天星,一盆万年青,还有一盆紫罗兰,都是货真价实好养且容易分蘖多生的花卉。

20年过去,阳台上,一盆满天星还是一盆满天星,不死不活。一盆兰花还是一盆兰花,也是不死不

活。今冬以来,兰花更加面黄肌瘦,奄奄一息,恐不久于人世。倒是一盆玉树变成了两盆玉树,一盆芦荟变成了六盆芦荟,一盆万年青变成了七盆万年青,一盆紫罗兰则一枝独秀,干脆分蘖生长成密密麻麻的一排会呼吸的紫色垂帘,垂挂在阳台之上,分外神气。尽管紫罗兰、万年青和芦荟,本来就是非常会分蘖和生长的植物,但是,它们这么快速地生长和分蘖,也比不上短短一节仙人柱的长势迅猛和分蘖旺盛。

由此,我想到了人类也是如此。有的人天生身体健硕,很少生病,就像我家的仙人柱。有的人天生体弱,长年累月离不开药罐子,就像我家的兰花。所以,我们都要向古人学习:

东晋葛洪《抱朴子》云:“忍怒以全阴气,抑喜以养阳气。”

南宋黄公度《苏伯明题陶渊明》云:“山林得趣身长健,门馆无私物自春。”

元代罗天益《卫生宝鉴》云:“心乱则百病生,心静则万病息。”

最后以心旷神怡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《杂诗》做结:

“人生无根蒂,飘如陌上尘。分教逐风转,此已非常身。落地为兄弟,何必骨肉亲!得欢当作乐,斗酒聚比邻。……

盛年不重来,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,岁月不待人。”

我见我闻

春风掠过山岗时,杉木便褪去了一冬的沉郁。那些高达二三十米的常绿乔木,树冠如尖塔般刺破流云,灰褐色的树皮纵向裂开,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。在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枝丫间,此刻正酝酿着一场静默的绽放,杉木的花,带着春的私语,悄然缀满枝头。这沉默的乔木,向来以坚韧立世,即便在贫瘠的酸性土壤中,也能深扎根系,向上生长,正如它的花,不事张扬却自有力量。

初识杉花,不禁惊叹于它的内敛,恰如杉木本身低调沉稳的品性。它不像桃李那般张扬,杉花细小得近乎谦卑,若非刻意寻觅,便会在苍翠的枝叶间隐匿踪迹。雄球花簇生于树冠中下部,呈圆锥状,初时是青黄色,成熟时转为赤褐色,四十余个花穗挤挤挨挨地聚在枝顶,像缀满了细碎的珊瑚礁。雌球花则偏爱高处,单生或两三簇集于树冠上部的枝梢,淡绿色的苞鳞呈椭圆形,边缘带着不规则的细齿,中心藏着几粒胚珠。最妙的是树冠中部的枝干上,雌花与雄花错落相伴,一高一低,一绿一褐,像是春神笔下最和谐的构图。杉木从不炫耀自身的繁盛,即便枝繁叶茂,也始终保持着谦逊的姿态,枝干笔直向上,不攀附、不弯折,默默守护着一方山野。

还在春节期间,杉花便含苞待放。清明前后,几场春雨滋润,杉花便全然苏醒,雄球花的花粉开始随风飘散,细密如同晨雾,阳光穿过时,能看见金色的粉末在林间舞动,仿若淡金色雾霭飘浮在树冠上,混着杉木本身特有的清香,那是杉木醇的味道,带着抑菌驱虫的气息,让人想起老家衣柜里的木头香气,安稳而治愈。杉木木质坚硬耐腐耐虫,纹理通直均匀,自古以来便是建筑、家具的良材,却从不会因自身的价值而张扬,只是默默奉献着全部。

杉木开花,原是雌雄同株的隐秘约定,恰如它表里如一的品格。雄花负责释放花粉,雌花静候接纳,风是它们的红娘,将细微的花粉送向高处的枝头。阳光好的午后,站在杉林间,能听见花粉簌簌随风飘飞的轻响,混着枝叶摩擦的沙声,像是大自然的私语。那些披针形的针叶,在主枝上辐射伸展,在侧枝上扭转成二列,深绿色的叶面泛着光泽,下面两条白色的气孔带,恰好为细小的杉花做了最好的背景板。每当微风吹过,花枝轻颤,花粉落在肩头,带着春的温度,仿佛是杉木递来的信物。

如今,随着杉木产业化发展,杉木种植育种人工套袋授粉取代了大自然的授粉,杉木种子园人工培育的优质高效的杉木种子种苗得到人们的青睐。但杉木之多为成片成片的杉木林依旧兀自开花落,不事张扬却坚定执着,在无人问津的山野间,完成着生命的轮回。

杉花的花期不长,不过月余便会悄然落幕。花落时也干脆,某日步入杉林,便见树下铺了一层淡黄的花毯,枝头已不见雄花的踪影,枝梢的雌球花已微微膨大,开始孕育秋日的球果。

杉木开花,或许是春天最低调的喜悦,它与百花争艳,只在属于自己的时节,安静绽放,默默结果。

春深之后,杉花散尽,球果渐长,杉木林又恢复了往日的苍翠。但我知道,那些细碎的花朵,早已将春的讯息与杉木的品格,一同藏进了每一片针叶、每一寸树干。待到来年春日,它们又会如期而至,在风里、在雨里,诉说着关于生长与坚守、谦逊与奉献的故事。

# 杉花缀春

□林雪莲

# 布谷声中岁月长

□钟瑞华

那天清晨,几声“布谷——布谷——”的啼鸣穿透薄雾,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我推开窗户,看见几只布谷鸟正在枝丫间蹦来跳去。它们时而用嘴巴梳理着灰褐色的羽毛,时而仰起脖子“唱着歌”。这熟悉的“歌声”,像一把钥匙,轻轻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……

在我童年的乡村,布谷鸟是春天的信使。每当柳条抽芽,桃花、梨花、杏花初绽的时候,布谷鸟便如约而至。它们总是选择在清晨或黄昏时分鸣叫,那声音清亮悠远,在空旷的田野上久久回荡。父亲常念叨:“布谷鸟叫了,该下地干活了。”于是,整个村庄便在这声声催促中苏醒过来。

吃过早饭后,父亲牵着老黄牛,扛着犁铧下地,布谷鸟的叫声与犁铧破土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母亲挎着竹篮,在翻新的土地上播撒着种子。我和弟弟蹲在田埂上,一边欣赏山野的风景,

一边采摘嫩绿的艾草和不知名的花儿。等父亲停下来歇息时,我们便缠着他讲述布谷鸟的故事。父亲兴致盎然地说:“布谷鸟是勤劳的化身,每到春播时节,它就‘布谷、布谷’地‘唱歌’,‘布谷’就是播谷的意思,它是用歌声提醒农民伯伯播种的时候到了,要抓紧时间春耕,早日播下种子,千万别误了农时。”听了父亲的解释,我和弟弟似懂非懂地拍着双手跳跃起来:“布谷鸟几声叫呀!布谷,布谷;歌唱春天多美好呀!布谷,布谷……”

布谷鸟不仅带来了春耕的讯息,也带来了播种的希望。“布谷雨中雨犁犁,催耕不独野人知;荷锄莫道春耕早,正是披蓑化犍时。”北宋蔡襄的诗句正是我记忆中春耕图景的真实写照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鸟啼》中也写道:“野人无历日,鸟啼知四时;二月闻子规,春耕不可迟;三月闻黄鹂,幼妇闻蚕饥……”布谷鸟的啼鸣,便是农家最天然的法,催促着人们顺应天时,勤勉耕耘。在布谷鸟的叫声中,麦苗拔节,油菜花,田野焕发出勃勃生

机。

布谷鸟的“歌声”是我童年时代听到的最悠扬的音乐。记得有一次,我循着“歌声”,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后那片竹林,想要一睹它们的芳容,却只闻其声,不见其影。正当我失望之际,几只灰褐色的鸟儿从竹梢掠过,留下一串清脆的“布谷”声。后来,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古人会说“杜鹃声里斜阳暮”,因为布谷鸟的声音确实带着几分神秘与惆怅。北宋婉约派代表词人柳永在《安公子·远岸收残雨》中写道:“听杜宇声声,劝人不如归去。”那声音,是思乡的召唤,也是时光的叹息。

“春山无限好,犹道不如归。”如今,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,我时常怀念儿时的布谷声。偶尔在公园晨练时听到布谷鸟的叫声,总会让我想起童年的春天。那些在布谷声中劳作的场景,那些在布谷声中成长的岁月,都已成为珍贵的记忆。布谷鸟的叫声,不仅唤醒了春天,也唤醒了我对乡村生活的深深眷恋。

# 善待环境 关爱自然

